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万亨 武文胜 ◎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IS REFI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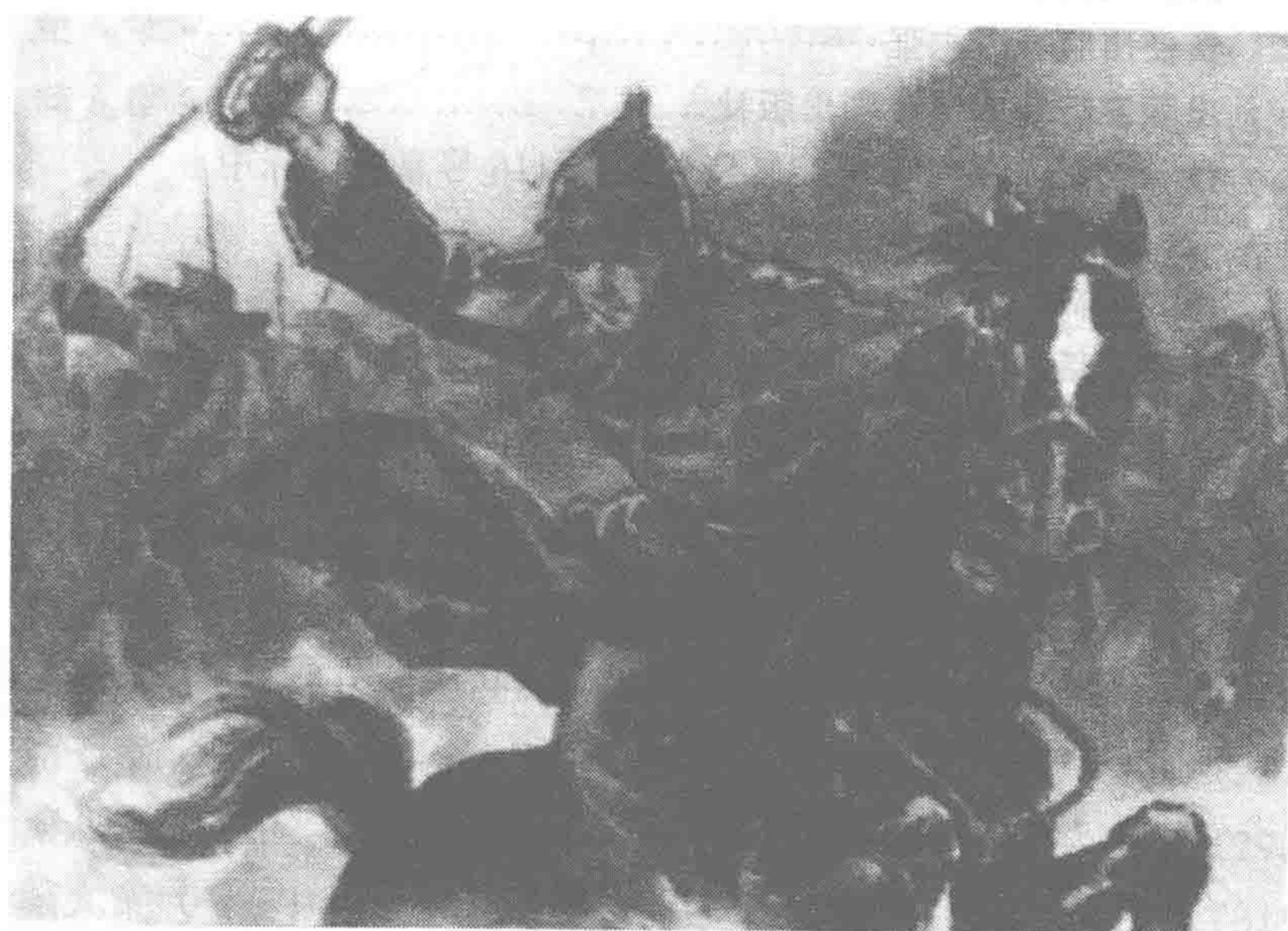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2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9-5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99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9-5

定 价: 436.80 元(全 26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9)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2)
第六章	(74)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20)
第九章	(137)

第二部分

第一章	(151)
第二章	(168)
第三章	(195)
第四章	(229)
第五章	(255)
第六章	(270)
第七章	(281)
第八章	(298)
第九章	(31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节前去我家补考的人，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皮肤松弛，身上穿着长袍、脖子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的胖神父恶狠狠地盯着全班的学生。

六个学生——四男两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神父的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凶相毕露，孩子们惶恐而畏惧地看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挥了挥手说。

两个女孩急忙坐下，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你们这几个小鬼头，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推开椅子，走到相互紧紧挤靠在一起的孩子们面前。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会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红中泛紫。

“小滑头，不会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不会抽烟？好，咱们现在就来瞧一瞧！把口袋翻出来！快！听见没有？马上把口袋翻出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缝，想找出烟草的碎末，但一无所获。于是，他转向第四个小孩。这个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你怎么像个木头似的，站着不动弹？”

那黑眼睛小孩掩藏着内心的仇恨，低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了摸缝合的衣缝。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糟蹋面团这种坏事是谁干的！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留在学校里？不，小宝贝，这回可饶不了你。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求我，才把你留下的，这次可不能再便宜了你。从教室里滚出去！”他使劲揪住那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然后重重地关上了教室的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缩着脖子,个个吓得缩成一团,谁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把保尔·柯察金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布鲁兹扎克知道:那天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里等着补考,保尔在厨房里将一小撮烟末撒在神父家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了。

被赶出门外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检查官家里当厨娘,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现在对她怎么交待呢?

想到这里,泪水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都是这个该死的神父,我干吗要给他撒烟末呢?是谢廖沙叫我干的,他说:‘我们来给这个讨厌的恶鬼撒点儿烟末。’我们就撒了,谢廖沙倒没事儿,我可肯定要被学校开除了。”

保尔与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下了怨仇。一次,保尔因为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受到处罚,他被留在学校,“不准吃午饭”。老师担心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胡闹,便把他领进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最后一排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瘦瘦的,穿着黑色上衣,正在讲解地球、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数百万年,恒星也与地球相似。听到这儿,保尔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差点想站起来报告老师:“《圣经》里不是这样写的”,但终因害怕被赶出教室而没敢发问。

圣经课上,神父总给保尔打五分,因为他能背诵所有的祈祷词,还有新约和旧约,甚至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何物他也记得清清楚楚。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神父问个明白。刚上圣经课,神父才在椅子上落座,保尔便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而圣经里却说是五千……”神父那尖锐、可怕的喊叫立刻使他的问话声被打断了:

“你胡说什么,孽种,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回答,神父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去。一会儿,被撞得头晕目眩、吓得魂不附体的保尔已被推进了走廊。

保尔回到家里,又被母亲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来到学校,恳求瓦西里神父让保尔回校上课。从此,保尔恨透了神父,但既恨又怕。保尔从不允许别人欺负他,即便稍加侮辱,他也不能原谅,他当然忘不了神父的这顿无端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深藏不露。

保尔常遭瓦西里神父的欺负:为了一点小事,动辄就把他赶出门外;一连

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从来不提问他，从而造成复活节前他只好与不及格的学生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就是在那儿的厨房里，保尔将烟末撒在了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

这件事虽然没有人看见，但神父还是猜到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拥进院子，围住保尔。保尔愁眉苦脸，一声不吭。谢廖沙·布鲁兹扎克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但又没有办法帮助保尔。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敞开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听到他那浑厚低沉的嗓音，保尔浑身颤栗，

“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

于是，保尔心怦怦乱跳地走进了教员室。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经上了年纪，面色苍白，淡色的眼睛毫无生气。他向站在一旁的保尔扫了一眼，问道：

“他多大啦？”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答道。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可是不许偷东西。”

“不会，不会。他不会偷东西的，我担保。”母亲有些惶恐地说。

“好。那今天就开始干吧！”老板吩咐道。他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济纳，把这小家伙带到洗碗间去，告诉弗萝夏，让他顶替格里什科。”

女招待赶忙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点头，穿过店堂，朝向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紧随在她身后，母亲与他一起匆匆走着，在他耳旁悄声嘱咐：

“保尔，亲爱的，你要好好干哪，可别丢脸。”

洗碗间里正在紧张地干活：桌上的盘碟刀叉堆得高高的，几个妇女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拭着这些餐具。

一个比保尔略大的男孩，棕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正在摆弄两只很大的茶炊。

洗涤餐具的大木盆里盛满开水，开水散发出热气，洗碗间里雾气腾腾。刚进房间，保尔看不清女工的脸。他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女招待济纳走到一位洗碗女工面前，拍着她的肩膀说：

“弗萝夏，新来了一个小伙计，给你们的，让他顶替格里什科，你安排他干活。”

济纳指着被称为弗萝夏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向店堂走去。

“是。”保尔低声答道，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站在面前的弗萝夏。弗萝夏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从头到脚将他打量了一番，仿佛在估量他究竟能干些什么。她卷起从胳膊上滑下的袖子，用非常悦耳、低沉的嗓音说道：

“亲爱的小弟弟，你的活儿很简单：你每天早晨就把这口大锅里的水烧开，要让锅里一直有开水；木柴当然要你自己劈，这些茶炊也是你的活。还有，活儿紧的时候，擦擦这些刀叉，倒倒脏水。活儿可不少，亲爱的，你会累得满头大汗。”她说话带有科斯特罗姆地方口音，重音总是落在“a”上，她的这种乡音，她那长着一只小翘鼻子的、红扑扑的脸庞使保尔感到亲切愉快。

“看来，这个大婶还不坏。”他暗暗思忖，于是壮起胆子问弗萝夏：

“那我现在干什么呢，大婶？”

话音未落，洗碗间里女工的响亮笑声便淹没了他最后的话语：

“哈哈！……弗萝夏有个侄儿啦……”

“哈哈！……”弗萝夏本人笑得最欢。

因为蒸汽弥漫，保尔没有看清她的脸。其实，弗萝夏只有十八岁。

浑身感到不自在的保尔转身问那个男孩：

“我现在该干什么？”

小男孩只是嘻嘻笑道：

“你还是问大婶吧，她会对你说得一清二楚的，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帮忙的。”说完，便转身跑进了厨房。

“到这儿来，帮我擦叉子。”保尔听到一个已经不年轻的洗碗女工的嗓音。“你们干吗笑得这么厉害？这个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呶，拿着，”她递给保尔一块毛巾，“用牙咬住一头，另一头用手拽紧，再把叉齿在上面擦来擦去，要擦得一丁点儿脏都没有。这件事我们这儿可顶真呢，老爷先生们都特别注意叉子，要是他们发现有脏斑，那就糟了——老板娘马上就把你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被弄糊涂了，“你们这儿的老板不就是雇我的那个男人嘛。”

洗碗女工又笑了起来：

“孩子，我们的老板只是个摆设，他是个窝囊废。这儿真正做主的是老板娘，她今天不在。你在这儿干几天就知道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分别抱着一大摞用过的餐具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长着一副四方大脸的人说：

“干活麻利点，十二点的车马上就到了，你们还这样磨磨蹭蹭的。”

见到保尔，他问：

“这是谁？”

“新来的。”弗萝夏答道。

“呵，新来的。”他用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将保尔推到两只茶炊前：“当心，这两只茶炊时时刻刻都得有水，你要把它们伺候好。可现在，瞧，一只火灭了，另一只也只剩一口气了。今天先饶了你，如果明天还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懂了吗？”

保尔没有说话，赶紧张罗茶炊。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干活的第一天，他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卖力，因为他明白，这里不比家里：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可这里，斜眼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盖住炉筒，使劲地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把炉火吹旺，能盛四桶水的大肚茶炊立即火星四溅；他抓起脏水桶，飞快地将脏水倒进污水池；又给烧水的大锅添柴，把湿手巾放在已烧开的茶炊上烘干——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深夜，累得筋疲力尽的保尔才走到下面的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极了。年纪大些的洗碗女工阿尼西娅看着保尔消失在门后，说：

“嘿，瞧这孩子，真有点怪，像个疯子似地干个不停。看来，也是逼得没办法才让他出来干活的。”

“是啊，这孩子挺不错的。”弗萝夏说，“这样的干起活来就不用别人催了。”

“很快就会偷懒的，”卢莎不同意地说，“一开始都很卖力的……”

保尔忙碌了一个通宵，彻夜未眠，疲惫不堪。早晨七点，他把烧开了的茶炊交给了接班的，这是个眼神凶恶的胖男孩。

胖男孩看到该干的活儿，保尔都已干了，两个茶炊也已烧开。他把双手往口袋里一插，从牙缝里挤出唾沫发出“滋滋”声，斜着白眼，以傲慢、蔑视的目光看着保尔，用不容反驳的口气喝道：

“喂，笨蛋，明天六点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保尔问。“应该七点换班。”

“谁想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但你得六点钟来。要是你再啰嗦，就给你的脑袋上来个肿块纪念纪念。真了不起，小崽子，刚来就摆臭架子。”

刚刚交班的洗碗女工好奇地注意着这两个孩子的对话。男孩那蛮横的腔调和挑衅的举止激怒了保尔，他向前逼近一步，本想狠狠揍他一下，又怕第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没有动手。他脸色阴沉地说：

“你放客气点，别骂人，要不会够你受的。明天我七点来。打架我也会，而且不比你差，如果想试试，那就来吧。”

对手往大锅边让了一步，吃惊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上如此强硬的回敬，有点措手不及。

“好吧，走着瞧吧。”他低低地嘟囔了一句。

第一天顺顺当当地过去了。回家的路上，保尔感到他用诚实的劳动换取了休息，因而心里很踏实、轻松。现在，他也干活了；现在，谁也不会说他是寄生虫了。

早晨的太阳正从锯木厂高大厂房的后面懒懒地升起。马上就到家了，就在列辛斯庄园的后面。

“母亲一定起来了，而我才下班回家。”保尔想着，一面吹着口哨，加快了脚步。“虽然我被学校赶了出来，不过还不算太糟糕。反正那可恶的神父总是要挑我的刺儿，现在我可不用理他了。”保尔一面走着，一面思忖。在打开栅栏小门时，他又想起：“还有那个黄毛小子，我一定要揍他的狗脸，一定要揍他。”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看见儿子回来，她忐忑不安地问：

“怎么样？”

“挺好的。”保尔答道。

母亲好像还有什么事要关照他，可他已经明白了：从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他已经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

“是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窘迫地问道。

“昨天回来的，不走啦。以后在机务段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背对着他坐在桌旁的庞大身躯转了过来，哥哥那双严峻的眼睛从黑黑的浓眉下面注视着保尔。

“呵，回来啦，撒烟末的英雄？了不起，你可真行！”

保尔感到与刚回到家的哥哥的交谈肯定不妙。

“阿尔焦姆什么都知道了，”保尔想，“阿尔焦姆会对我又骂又打的。”

保尔有点害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不打算揍他。他双手撑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既像嘲讽，又似蔑视的目光注视着保尔。

“那么你是说，你已经大学毕业，所有功课都学会了，现在该去洗碗啦？”阿尔焦姆说。

保尔死死盯住一块裂了缝的地板，专心打量突出的钉帽。阿尔焦姆从桌后站起身来，进了厨房。

“看来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时，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向保尔询问教室里发生的事情。

保尔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现在就这样捣蛋，以后怎么得了呢？”母亲心事重重地说，“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副样子究竟像谁呀？我的上帝，这个孩子让我受了多少罪啊。”她抱怨开了。

阿尔焦姆将空杯从身边移开，转向保尔说：

“你都听见了吧，老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就算啦。往后可得注意点，上班时别耍花招，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如果你再从那里被赶出来，我就要狠狠地收拾你，你给我好好记住，别再让母亲操心。鬼东西，钻到哪儿，哪儿就出事，就捅娄子。这下可该收心啦。等你做满一年，我就想办法让你到机务段去当学徒，老待在洗碗间里不会有出息的，得学点手艺。现在你还太小，等一年以后，我一定去求人，也许会收你的。我已经调到这儿来，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妈不再做工了，不能让她再弯腰曲背去伺候那班畜生。不过，保尔，你得争气，做个有出息的人。”

他挺直了魁梧的身子，站了起来，穿上挂在椅背上的上衣，对母亲匆匆说了一句：

“我有点事，出去个把小时。”他弯腰穿过门楣，走了出去。已经到了院子里，在经过窗户时，他又说：

“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刀子，妈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饭馆昼夜不停地营业。

这里是五条铁路的交会点。车站上人满为患，只有夜里，在两趟列车的间

隙时刻,才能清静两三个小时。成百上千辆军用列车驶进车站,又从这儿开往四面八方。从前线开过来,往前线开过去;从前线运来的是断肢伤残人员,送往前线的是一批批一律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来,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在很大的、用作厨房的地下室里工作异常紧张,干活的共有二十多人,十个堂倌不停歇地来回穿梭于餐厅和厨房之间。

保尔得到的工钱已经不是八个,而是十个卢布了。两年来,他长大了,壮实了。这段时间他吃了不少苦头:先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熬了半年,后又回到洗碗间。是那个有权有势的厨子头把他赶走的,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固执的小男孩,常常掴他的耳光,又怕这帮小子说不定哪天突然捅他一刀。要不是保尔特别能干活,他早就被赶走了。保尔干活最多,从来不知疲倦。

在餐馆生意最忙碌的高峰时刻,他拿着托盘,着了火似地,一步跳过四、五级台阶,在厨房和餐厅间上下奔跑。

每天夜里,当饭馆两个餐厅里的忙碌停息下来,堂倌们便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小贮藏室里,开始玩纸牌,打九点,滥赌一气。保尔不止一次看到摊在桌上的大堆赌资。他们有如此之多的钞票,保尔并不感到奇怪,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班一昼夜就能捞到三、四十卢布的小费,是每个客人给上半个、一个卢布凑起来的。有了钱,他们就狂饮滥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这群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一等钳工,才赚四十八个卢布,而我只拿十卢布,可他们一昼夜就能捞上这么多,凭什么呢?端盘子罢了。而且还把这些钱喝光,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和老板是一路货色,与他们格格不入,视若仇敌。“别看这帮下流东西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别人,可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

他们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也把在养尊处优中变得肥胖的老婆带来。保尔想:“他们的钱也许比被他们伺候的先生还要多。”他对夜里发生在厨房隐蔽的角落里和饭馆仓库里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洗碗女工和女招待不肯为几个卢布就把肉体卖给这儿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人,那她们是不可能在这儿干得长久的。

保尔窥视到生活的最深处,看见了生活的底层。他追求新事物,渴望新的体验,然而,向他袭来的却是腐烂的臭气、沼泽地般的潮气。

阿尔焦姆未能把弟弟安排到机务段去当学徒,那儿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少

年。保尔期待着离开餐馆的日子。那座被烟熏黑的大石头房子——机车库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保尔常到阿尔焦姆那儿去，和阿尔焦姆一起检查车厢，尽力帮他干活。

在弗萝夏离开饭馆后，保尔感到格外愁闷。

那个爱笑的、活泼的姑娘已经不在这儿了，此时保尔才深深体会到他与弗萝夏结下的友谊多么深厚。现在，早晨走进洗碗间，听到栖身在此的、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尖利的吵骂声，保尔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十分孤寂。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挺舒服。洗碗间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上来，他想起了弗萝夏。那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因为人们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那里赌得正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保尔回头一看：普罗霍尔下楼来了。保尔连忙钻到楼梯下面，等他走到厨房里去。楼梯下面黑洞洞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转过弯，向下走去，保尔看到了他的大脑袋和宽阔的脊背。

楼梯上面又传来匆忙的、轻轻脚步声，接着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转过身，朝上面望去。

“什么事？”他不高兴地问。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来，保尔认出是弗萝夏。

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子，用一种微弱的哽咽的声音说：

“普罗霍尔，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挣开自己的胳膊，恶狠狠地说：

“什么？钱？难道我没有给你吗？”

“但是，他给了你三百个卢布。”保尔听见弗萝夏的声音里带着勉强抑制的哭声。

“你说三百卢布？”普罗霍尔用挖苦的口吻说，“怎么，你想统统拿去？尊贵的太太，一个洗碗女工，要价未免太高了吧？我看，我给你的那五十卢布已经够了，你得知足，那些比你干净、又有文化的女人还挣不到这么多呢。陪人睡上一夜，就挣到整整五十卢布，你得为此谢天谢地啦。世上可没傻瓜。好了，我

再给你十个、二十的,当然,你要是放乖巧些,还会挣到钱的,我给你当靠山。”说完这些活,普罗霍尔转身走进了厨房。

“你这个流氓,坏蛋!”弗萝夏追着他骂了两句,接着便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了这场谈话,又看到弗萝夏浑身颤抖,把头往柴堆上撞,他心头的滋味真是不可名状。保尔没有露面,没有做声,只是猛然一把死死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子里轰的一声掠过一個清晰而明确的想法:

“连她也给出卖了,这帮该死的家伙。唉,弗萝夏,弗萝夏……”

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更强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我要是个大力士,一定揍死这个无赖!我怎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大、那样壮呢?”

炉膛里的火时起时落,火苗抖动着,聚在一起,卷成了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尔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在讥笑他,嘲弄他,朝他吐舌头。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哔剥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里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搁在架子上之后,揩了手。厨房里没有别的人了,值班的厨师和打下手的女工们都在衣帽间里睡了。厨房夜里有三个小时没有活。克里姆卡这时候总是跑到上面跟保尔一道消磨时间。这个厨房里的小学徒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已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保尔已经看见了墙上那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低声说:

“克里姆卡,坐下吧!”

克里姆卡爬上整齐的柴堆,躺了下来,看看一声不吭坐着的保尔,笑着问道:

“怎么,你在对着火苗施魔法?”

保尔不情愿地将目光移开火苗,一对发亮的大眼睛看着克里姆卡。克里姆卡觉得,在他的眼里深藏着忧郁,这种忧郁的神情克里姆卡还是第一次在伙伴的眼里看到。

“保尔,你今天好像有点怪。”沉默片刻,他又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克里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感觉不怎么的。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人都伺候到。一个伺候不到，就得挨揍。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到，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里姆卡吃了一惊，拦阻他说：

“别这样大声，要是有人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跳了起来。

“让他们听见吧，反正我不打算再干了。到马路上去扫雪也比在这好……这儿是什么……是坟墓，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无赖。你看他们每人有的是钱！他们把咱们都当畜生看待，对姑娘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有哪一个人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服服帖帖答应他们，他们马上就叫她滚蛋。她们能躲到哪儿去呀？他们找来的都是些难民，住没住的、吃没吃的。她们想挣一口饭吃，在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听他们摆布。”

保尔讲起这些事情，是那样愤愤不平，克里姆卡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急忙站起来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可是保尔还是只管倾吐他那满腔的积愤。

“拿你来说吧，克里姆卡，人家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里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啦？”他问保尔。

“没书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什么，难道书亭今天休息？”克里姆卡惊讶地问。

“卖书的给宪兵抓走了，还搜走了一些什么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抓他？”

“听说是因为搞政治。”

克里姆卡莫名其妙地瞧了保尔一眼。

“政治是什么呀？”

保尔耸了耸肩膀，说：